

● 书评与外国名家介绍

编者按:“述评与外国名家介绍”主要以介绍国外语言研究领域的名家为主。其中,包括相关名家的简单学术经历、核心思想和主要研究成果。本栏目主要针对国内有些中青年学者,尤其是研究生,不太清楚应该读谁的书和读什么书这一情况而开设。真切希望本刊的这一举措有助于我国语言学界、语言哲学界、翻译界和外语教学领域学术梯队的建设。

基于语料库的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

——《英语变异之多维度研究》评介

荣 红

(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 050016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提 要:《英语变异之多维度研究》介绍多维度分析模式(Biber, 1988)的特征和建模方法,展示多维度英语变异研究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本文认为,多维度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两个方面对经典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同时,本文指出,基于语料库的历时研究在获取自然的口语语料和女性样本等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

关键词: 语料库; 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 多维度分析模式

中图分类号: H31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7)01-0138-4

Corpus-base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Studies

— A Book Review on Variation in English: Multi-dimensional Studies

Rong Hong

(Hebei Teachers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6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Variation in English: Multi-dimensional Studies explic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ology of Multi-dimension Analysis and collects and illustrates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issues in English variation studies. The present paper maintains that Multi-dimensional studies have both methodologically and descriptively enriche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paradigm. Meanwhile, it points out that lack of natural conversations and women samples might be a serious problem for some diachronic studies in the book.

Key words: corpus;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studie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英语变异之多维度研究》(Variation in English: Multi-dimensional Studies,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55 pp, ISBN 0-582-30741-4 PPR)一书由 Susan Conrad 和 Douglas Biber 合作编辑,汇集了近年来多维度分析模式(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以下简称 MD)在英语变异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内容涉及到历时语域变异、专门领域英语、语言发展、语言测试、地域方言及性别语言变异等多个方面。MD 是 Douglas Biber

(1988)为研究英语口语和笔语语域变异而提出的。它借助大型电子语料库和现代统计技术,为精确分析复杂英语语域变异提供了工具。近年来,它也被用于韩语、索马里语的语域变异研究,并且扩展到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其他方面,为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本书旨在展示 MD 的运用方法及其在英语变异研究中的应用潜力。

* 本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田贵森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1 基本内容

本书共14章,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MD的方法、内容和特点,在方法论方面为以后各章作了必要的铺垫。在第一章,Biber和Conrad回顾了语域变异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介绍了MD的思路、主要特点及其总体的应用情况,强调MD是一个基于语料库和统计技术的、对语域进行定量的对比分析的模式,统计技术的应用为准确地测算语域中的多个维度提供了保障。在第二章,Conrad和Biber详细解释了MD建模的原则、方法、步骤,以及Biber(1988)建立的多维度分析模式(以下简称1988-MD)中的交互性/信息性、叙事性/非叙事性、所指明确/所指依赖场景、劝诱性/非劝诱性、抽象性/非抽象性等五个维度的内容。Conrad和Biber提出,研究者既可以使用1988-MD对一系列变异问题进行考察,也可以根据1988-MD的建模原则和方法建立新的MD模式;使用1988-MD便于将新的研究成果与已有的成果进行对比,相互参照,而新的MD则有利于解决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

第二部分包括9篇应用1988-MD的英语变异研究的文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主题是历时语域变异。在第三章,Atkinson结合MD和修辞分析两种方法阐释三百年来《伦敦皇家学院哲学学报》文章的历史演变。修辞分析发现,这些文章经历了从以作者为中心向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从对话体和书信体到实验报告体的转变,形成了MRD(导论方法结果讨论)结构,语篇社团(discourse community)不断变化,出现了文献综述并强调实验方法的描述。而MD分析的结果也印证了科学文章的信息性、非叙事性和抽象性不断增强的转变过程。在第四章,Biber和Finegan通过考察ARCHER语料库的历时语域变异,发现一些笔语语域(书信、日记、小说、新闻报道等通俗语域)在过去4个世纪中发生了口语化的逆转,而与之截然相反,科学、医学、法律等专业语域则越来越专门化和抽象化。他们认为这种口语化的逆转反映了大众读写能力的提高以及读者对可读性读物的需求。

第五章到第八章的主题是专门领域语域变异。在第五章,Connor-Linton分析4篇关于美苏核武器竞争的文章的语言特征在“交互性/信息性”和“劝诱性/非劝诱性”两个维度上的分布情况,还通过对“我们”、“他(它)们”、“它”、私有动

词、现在时态等语言特征的微观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每个作者的写作风格、政治观点以及他们对读者的态度。Connor-Linton指出MD对微观的、定性的研究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第六章是关于生物、历史两个学科及学科内部的科研文章和教材的比较研究。MD分析结果清晰地显示出两个学科之间的显著差异和学科内部的微妙变化。在第七章,Biber和Finegan比较了医学研究论文中MRD4个部分之间的变异,一方面发现它们都具有高信息度、非叙事性、非劝诱性、所指不依赖场景、且频繁使用被动语态等特征,另一方面也发现MRD4个部分由于交际功能不同而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第八章分析口语测试中交际情景和口试任务对口语产出的影响,发现口试中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言语风格被任务决定,而没有显著地受到交际情景的影响。Connor-Linton和Shohamy还讨论了MD在语言测试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主题是方言变异。第九章、第十章分别研究性别方言在系列科幻电视节目和戏剧中的历时变化。两项研究各有侧重,前者通过语言风格的变化揭示出社会性别角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迁以及美国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态度;而后者则重点考察ARCHER语料库戏剧中的说话者、说话对象以及戏剧作者三方的性别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两项研究的结果都表明男人和女人在语言运用方面有逐渐趋同的特征。第十一章考察美国和英国英语口语的方言变异。Helmer分析了它们在面谈、电话交谈和在其子语域(在家、在工作单位等)中的语言特征,发现两者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的交互性、劝诱性较后者强,同时相对抽象。Helmer认为这个结果证实了前者不如后者正式的直觉判断。

第十二章到十四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研究者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建立了三个新的MD。第十二章是关于学生语言发展的变异研究,Reppen建立了小学生语域的5个维度。结果显示,一方面小学生语域的5个维度与1988-MD成人语言的5个维度的功能大致吻合;另一方面,学校的环境和学习任务决定了小学生语言具有“任务支配”和“发展性语言”等特点。在第十三章,Biber建立了18世纪英语语域的MD,其第二、四、五、六维度与1988-MD不同,显示出一些18世纪英语所独有的特征。第十四章分析了语篇复杂结构(discourse complexity)。不同于1988-MD探索性的建模过程,Biber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

个“基于理论”的 MD 结果显示口语中语篇复杂结构的种类明显有限,而笔语内部在语篇复杂结构的种类和数量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 评价

本书展示了 MD 在英语变异研究一系列课题中的应用成果及其在分析复杂的语言特征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语域和社会方言是变异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在过去四十多年中,社会语言学家们在这些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社会语言学认为,典型的社会群体和交际情景会形成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和交际情景的语言使用特征(包括语音、语调、词汇、句法等方面的特征),即方言(社会方言)和语域变体。社会方言变异研究发现,一些语言特征(尤其是语音变体)有规则地分布在不同阶层、种族、性别或年龄的社会群体中(Labov 1972, Trudgill 1974);同时,语域研究也证明,言语社团的成员拥有丰富的交际语库(repertoire),语言特征随着交际情景的不同而变化,例如, Ferguson 对于体育广播语言(1983)、Bell 对于新闻语言(1991)、Meyer 对于科学语篇语言(1991)的研究,以及对大量的专门用途英语研究等等。在这些研究中,研究对象往往是孤立的语言变项和所谓的“语域标记”。与之相比,MD 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MD 是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模式,这使研究大量的文本、语域、语言特征成为可能。BROWN, LOB, LJC, ARCHER 等语料库规模大、语料全面且具有代表性,是进行变异研究的一个极好的语料来源。第二,MD 强调语言特征“共现”的概念,着眼于考察大量语言特征的系统性的变异,从而克服了以往变异研究孤立、零散的局限性。第三,MD 是借助于现代化统计技术的定量的研究方法。它使用因素分析等统计手段推算语言特征的共现格局(co-occurrence patterns),确定语域中存在的各个维度,为研究语言变异提供了精确的工具。同时,对语料的统计分析确凿地说明变异是一个或多或少的程度问题而不是或有或无的绝对现象,“它(统计分析)的价值被 Biber 等人的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所证实”(Kennedy 2000: 185)。最后,MD 是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模式。早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曾经考察过语言特征在正式/非正式、有/无计划性、口/笔语等单一维度上的分布,但单一的维度并不能全面地反映语域的特征,不能将一个语域与其他语域有效地区别开来。正如 Romaine(1994: 74—75)所言,“Biber 的多维度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

语域变异是如此的复杂,任何单一的维度都不能充分地表现它们之间的异同,MD 为语域变异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出发点。”

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展示了 MD 对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推动和发展。首先,从对个别的语言特征的分析到对大量语言特征的系统考察,由点到面,由孤立到联系,这种方法便于从宏观上把握语言变异,揭示语言变迁的规律。MD 分析结果帮助 Biber 和 Finegan 得出英语部分笔语语域在过去四百年里发生口语化逆转的结论,并在解释这个规律时提出大众读写能力的提高影响语言变迁的论断。这些结论和假设对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值得进一步地探索和研究。同时,由于 MD 是定量的、对比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用于语域变异研究,也可以分析语域内部的变异。本书中, Biber 和 Finegan 用 MD 分析了医学研究论文中 MRD4 个部分之间系统的差异, Conrad 也剖析了生物、历史及这两个学科内部的科研文章和教材之间的异同。他们证明,就语言特征而言,语域并不一定是同质的;即使在学术英语内部,不同专业之间、相同专业的不同种类的文本之间、甚至同一专业同一种类的文本内部都可能因为具体交际目的的不断变化而存在着系统的差异。从语域间的比较到语域内部的研究,MD 使专门用途英语的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使一系列复杂的变异研究课题成为可能,这在此前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除了语域变异,本书还涉及到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口语测试和语言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内容。Connor Linton 和 Shohamy 对于口语测试内容效度的检验和 Reppen 关于小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研究都颇有新意。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MD 对社会方言变异研究的贡献。正如前面指出的,经典的变异研究一直局限于对孤立的语言变量的调查,尽管目前我们已经对某些语言特征的社会分布有了很多了解,但是对某个方言变体的语言特征的整体情况或者方言间的变异尚缺乏综合性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填补的空白。书中 Rey, Biber, Buege 等人运用 MD 研究性别语言变异,在这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MD 在语域变异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在社会方言方面的应用还比较少,将 MD 更好地融合到社会方言变异研究中必然会大大增加我们对社会方言和语域两个方面的了解,从而更加全面地掌握言语社团的语言运用情况。

最后,定量与定性研究、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

合也是本书在方法论方面给予读者的一个重要启示。在对科学文章的历时变异研究中, Akinson一方面使用了修辞学的分析方法, 从作者的地位、语篇结构和语篇社团等角度描写科学文章的演变, 揭示出政治历史背景(对经院哲学的叛逆、绅士文化等)对科学语域历时变异的影响; 另一方面使用 MD 分析, 与之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更加充分地揭示了科学文章在三百年间的变化。Connor-Linton 则在 MD 定量研究结果的指导下, 进一步微观地分析文章中突出的语言特征, 从而成功地揭示出作者们不同的态度和世界观及其对文章谋篇用词的影响。微观和宏观的方法各有千秋, 宏观的方法便于研究者从总体上把握语言变异的趋势和规律, 微观的方法则可以对语料进行详细地分析、深度地挖掘。两者结合可以取长补短, 更好地发挥 MD 的作用。

3 不足之处

当然, 本书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MD 是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其语料的代表性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由于语料的限制, 我们必须对书中一些研究的结论采取审慎的态度。例如, Biber 和 Buges 在研究 ARCHER 语料库中性别语言变异时, 所使用的语料中女性作家的作品远远少于男性作家的作品, 而作家的性别在该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所以“这里的发现只是初步的并需要谨慎的解读”(1988: 160)。同时, 在历时研究中, 口语语料的获取也是一个问题。由于研究者很难找到早期的自然口语样本, 就用小说、戏剧中的对话取而代之。但是, 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够代替自然的口语样本, 它们对研究结果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思考。

纵览全书, 瑕不掩瑜。本书汇总了 MD 在英语变异研究多个方面取得的成果, 展示出其广泛的应用价值, 为我们了解 MD 的运用方法和英语变异研究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

参考文献

- Bell, Allen.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Biber, D.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Conrad, S., & D. Biber (eds.). *Variation in English: Multi-Dimensional studies* [J].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 Ferguson, Charles A. Sports Announcer Talk: Syntactic Aspects of Register Variation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83 (12): 153—172.
- Kennedy, Graeme. *An Introduction to Corpus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Labov, William.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 Meyer, Greg. Lexical Cohesion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in Science and Popular Scientific Articles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1 (10): 1—35.
- Romaine, Susan. On the Creation and Expansion of Registers: Sports Reporting in Tok Pisin [A]. In Biber, D., & E. Finegan (eds.).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Register* [J].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9—81.
- Trudgill, Peter.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English in Norwi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收稿日期: 2006—09—27

【责任编辑 王松鹤】